

特务连

徐贵祥



《历史的天空》作者徐贵祥近日推出新作《特务连》，本报今起连载其中的部分内容：30年前，牟卜参军来到特务连。后备军官之一陈骁，思想敏捷，意识前瞻，但爱情事业双双磨难，后在应对现代战争的课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卓越的陆军指挥官。新战士牟卜被安排在炊事班喂猪，后在耿尚勤的暗中指导下，发奋图强，几年后成为特务连连长。该小说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1.我们特务连的兵确实不是一般的兵

最初听接兵的一班长陈骁说我们当兵的那个连队是特务连，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。但也有个别人想法出奇，我在火车上刚刚认识不久的湖北兵武晓庆就趴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，当特务也没啥不好，你看电影里的特务都是吃香喝辣的，还很神气，要是走运了，还能遇上女特务呢。

我们的北兵营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兵城。在这块方圆五公里的地盘上，集中了我们二十七师除了坦克团以外的主要部队。关于北兵营的布局情况，我是当兵好几个月之后才逐渐弄清的。我们师属汽车营的南边是一个更为了不起的部队，海军航空滑翔学校。想想吧，既是海军，又有航空。也就是说，想当年，在北兵营最繁荣的时候，陆海空三军都有。不过，现在的海军航空滑翔学校只剩下了一个留守处，还有一百来号人。人是少了点，但是在北兵营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，因为这一百多个人里面有一个女兵分队，女兵分队里有五朵金花，五朵金花在我们北兵营几千名陆军官兵里，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。

营房西边有一片空旷的地盘，方圆十几公里大，原先是海军航空滑翔学校的飞机场，海滑迁走之后，就废弃不用了，只剩下几条跑道，中间长了一些北方的干草，还有一些零星的建筑和废墟。秋冬季节，显得很荒凉，正好可以作为我们野外训练的场所。从训练场的设置上，我们隐约知道了，我们特务连的兵确实不是一般的兵。训练场上有三

大技术设施，特种技能设施，攀登越障设施，还有通信、侦听、摩托驾驶、单兵格斗、上刀山下火海等等。第一次整队熟悉这个训练场的时候，代理排长兼一班班长陈骁站在队列前面，很自豪地跟我们说，同志们请注意，从我们的训练场上你们就应该懂得一个道理，我们特务连是干什么的呢，我们特务连是陆军所有兵种功能的综合，我们特务连就是战争中的幽灵，地上的战斗全明白，天上海里的战斗明白一半。什么叫四两拨千斤，我们特务连就是四两，重大任务就是千斤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严格训练，要有脱胎换骨的决心。谁怕吃苦，尽早提出。

应该说，刚开始的兵旅生活我过得还算不错，学习三大条令，学习新兵须知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，这些脑力劳动我不怕，我的记忆力好，理解力也还行。我们的教员，也就是连队干部或者班排长提问的时候，我总是抢着回答。还有办黑板报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大批判文章，练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，所以我们新兵排的黑板报主要由我承担。

那时候我很得意，觉得开端不错，第一印象不错，起点不错。得意中就老做美梦，幻想自己成了特务连的才子，成了特务连的后起之秀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感到现实和愿望差距很大。首先遇到的难题是队列训练，我很不习惯。我这个人的特点是，动脑子动嘴行，动手能力差。尤其是特务连，做什么事情都讲究速度，吃饭要快，睡觉要快，连上厕所都要快。而快速反应恰好是我的弱项。我比武晓庆和张海涛他们更倒霉，负责管教我的新兵班长恰好是王晓华，这伙计的脸上基本上没有笑容，如果有笑容，那一定是冷笑，或者是狞笑。但据说这伙计和陈骁、耿尚勤都是师干部科备案的干部苗子，带兵很有一套，随时准备当军官。

新兵集中训练一段时间之后，总是要分到老兵班的。这里面就有讲究了。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分兵的时候先由各班班长挑选，然后由排长和连首长调整。实际的情形是，分兵的工作早在分兵之前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，哪个班长挑选哪个，包括排长同意哪个，事先都有勾兑。到了连首长那里，基本上尊重班排长们的意见。

42.我可以给你讲述那场海难了
“我知道萧先生非常想知道出事那天，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苏浚航回过神来，镇定地看着萧邦，“那是一场噩梦！无数次，我都在夜半被这个噩梦惊醒。可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虽然经历了那场灾难，到现在也未完全搞清楚到底是谁制造了这起海难。也许，很多人都认为，只有亲历者才最清楚真相，而事实上，真相不在船上。”

“什么？”萧邦略微吃了一惊，“难道出事的当天，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”“那倒不是。”苏浚航说，“‘12·21’海难看似是一个突发事件，但实际上它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。这里面，有阴谋，也有客观的巧合。”

“你所说的‘客观巧合’指的是什么？”萧邦问。“简单地说，就是海况和船况。”苏浚航说，“我查过资料，应该说‘12·21’海难发生在当天，海上突然出现的风暴，是百年不遇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这条船上没有任何阴谋，海难悲剧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，只是程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而已。因为‘巨鲸’号本身就存在船舶缺陷，稳性和救生设备都很差。这条船，原本是日本制造的旧船，经过改装后卖给我们的，其适航水域是按日本近海海况的要求来设计的，不适合出事海域的海况。这一点，我有责任，因为这条船，是我批准购进的。萧先生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对不起那些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！”萧邦略感意外。他继续喝着水，没有说话。

“现在，我可以给你讲述那场海难了。”苏浚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噩梦开始的时候，是一个温馨的早晨……”

两年前的12月21日，清晨。苏浚航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。虽然，现在他仍然和叶雁痕住在同一幢别墅里，但他们早已分居。

苏浚航开门。今天的叶雁痕化了淡妆，楚楚动人。“早餐做好了。”叶雁痕微笑道，“雁鸣来了，正在客厅等你，说有事要向你汇报。还有，浴缸里的水已经放好了。”

“谢谢！我洗完就下来。”苏浚航心里一暖。这段时间太累了，妻子一直和他冷战。没

想到这个奇冷的冬日，她破天荒地表露出一个妻子温柔的一面。

早餐很丰盛，苏浚航的胃口也特别好。“一定要去吗？”他对埋头吃饭的小舅子叶雁鸣说。“快到年底了，我想应该去一下。”叶雁鸣说，“每年交通部对春运安全工作都十分重视，但安全工作并不好抓，一方面公司基层管理人员比较麻木；另一方面，乘客的安全意识更是淡薄。如果总裁出面，随船检查，在航行中发现的一些问题，就可以及时得到纠正，同时还可以向旅客宣传一下安全防范知识。”

“你看呢？”苏浚航扭头问正慢慢喝着牛奶的妻子。“雁鸣说得有理。”叶雁痕说，“我看这样吧，雁鸣就陪你姐夫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行。”苏浚航想了想，说，“几点的航班？”“下午吧。”叶雁鸣说，“最近云台轮渡公司的一条船起火了，上面抓得很紧。我们就坐下午到云台的‘巨鲸’号吧。”

苏浚航带着叶雁鸣赶到船上时，船还未开。不少乘客出了船舱，乱哄哄地议论着什么。

“怎么不开船？”苏浚航问船长邵剑雄。“报告总裁，预报说下午海上有风浪。”邵剑雄也是原大港海运学院毕业，算是苏浚航的学弟。当这个船长，还是苏浚航亲自点的将，当然老头子也是同意的。

“几级？”苏浚航问。“预报说七级以上。”邵剑雄说，“海洋气象预报通常都比较模糊。”“你看呢？”苏浚航说。“我看可以开航。”邵剑雄说，“今天的车辆较多，都装好了，不开航会比较麻烦。”

“到了船上，我听船长的。”苏浚航看了一眼阴沉的天。海洋气候可真怪，上午还晴空万里，下午就阴云密布了。“那就请总裁和叶总进舱。”邵剑雄说，“我特意安排了两个单间。”“不用了。”苏浚航说，“别搞得那么麻烦。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况且，我还有些事情要与叶总商量，就住一起吧。还有，要向旅客广播将会出现风浪的情况，如果有的旅客想下船，要尊重旅客的选择。”邵剑雄只好从命，赶紧派人去布置了。

怀旧船长

惊世大海难



新民晚报

2007年世界报业大会公布世界日报百强名列第43位 上海地区唯一上榜

2007年世界品牌实验室颁布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》 上海唯一入围日报

2007年6月，世界品牌实验室(World Brand Lab)颁布2007年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》，新民晚报名列该榜单第125名，较去年上升了3位，仍是上海市唯一进入该排行榜的媒体。

新民晚报·新民传媒